

返抵故土・意氣風發

III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如果以為，
抱著大筆錢來請他塑像就一定如願，
那又錯了。
他畢生最痛恨的是那種「挾金錢以為萬能」的人，
他在意的是，是否真正欣賞他的作品？
是否誠心誠意請他塑像？

台中師範正舉行師生美展。四、五間教室裡陳列著一百多件美術品，有油畫、膠彩畫、雕塑，真是琳瑯滿目。

這是台灣光復後，學校第一次舉辦美術展覽，吸引許多愛好者前去觀賞。雕塑部的展品，全是素色的人頭像。沒有上半身，但個個人像有如連在身上一樣，予人一種安定的感覺。

陳夏雨一九四六年五月返國，十一月受聘於台中師範學校，上述展出的是他和學生們的作品。這是他這一生僅有的一次學院教學和展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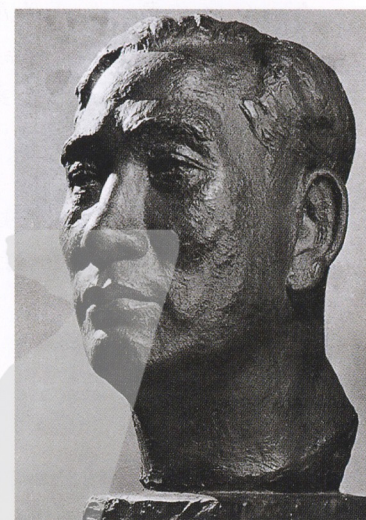
短暫的教學生涯

當時台中師範的校長是洪炎秋，遴選師資別具眼光，可以說集第一流人才於中師。美術方面即有三位大師鼎足其間：油畫家廖繼春、膠彩畫家林之助、雕塑家陳夏雨；三人私下感情甚篤，人稱「中師三友」。

●三十歲回到故鄉的陳夏雨英姿煥發，三次入選帝展以及免鑑查的光環，使得不少社會名流請他塑像。台中第一屆民選市長楊基先頭像、台大地理系教授林朝榮肖像都在這一年製作完成，前者一氣呵成，只花了一星期左右時間，成為早期代表作之一。



一九四六年於台中師範任職的陳夏雨，正在製作台大地質系教授林朝榮的肖像。



陳夏雨 楊基先頭像 1946
石膏原模 34.8×20×24.3公分
楊基先是台中市第一屆民選市長，塑此像時約四、五十歲，正是英姿勃發、充滿自信的面貌。陳夏雨作此像花費時間大約一星期，楊基先從頭到尾坐在陳夏雨面前讓他塑像。一氣呵成之後，藝術家本人很滿意，未曾再多做修飾。曾說，若晚年做這肖像，一定會再改變，那麼此作原有的優點也會被他塗抹不見了，可惜九二一地震時，此作遭到損毀。

1946 戰後台灣第一屆全省美展於台北市中山堂正式揭幕。

1947 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。

●任教不久，隔年二月台灣發生了震撼人心的二二八事件，社會上許多菁英分子莫名所以地遭到拘捕或殺害。好友之一的莊垂勝當時是台中圖書館館長，被捕所幸後來釋放。同輩畫友廖德政之父受害失蹤，從台北避居陳宅三個月。台中師範內校長、老師亦有牽連者，一時之間風聲鶴唳，人心不安。陳夏雨無法適應這樣複雜的環境，很快辭去教職，從此再也未曾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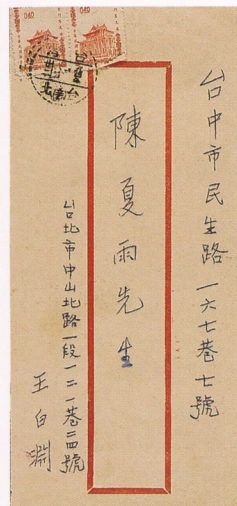
●後來，他將一件裸女作品定名為「醒」，意思是要喚起台灣人覺醒。「如何覺醒呢？表現一個少婦，經歷了由處女到少婦的深層悸動之後終於覺醒。他以這個比喻，希望台灣人要覺醒。」女兒陳幸婉說。這大約是陳夏雨創作中，唯一一件和社會時事相關連的作品。以如此隱喻的手法暗示藝術家對時勢的觀點，真正莫測高深，也顯示出藝術家審慎的個性。

好友愛才熱情相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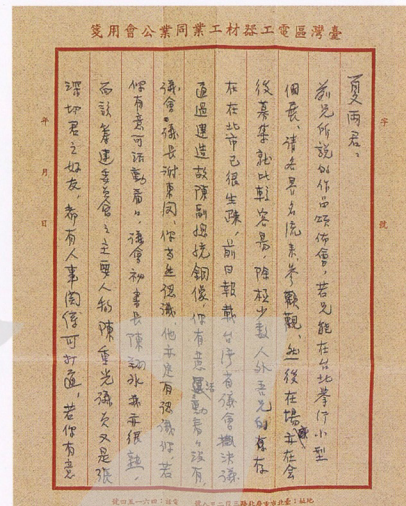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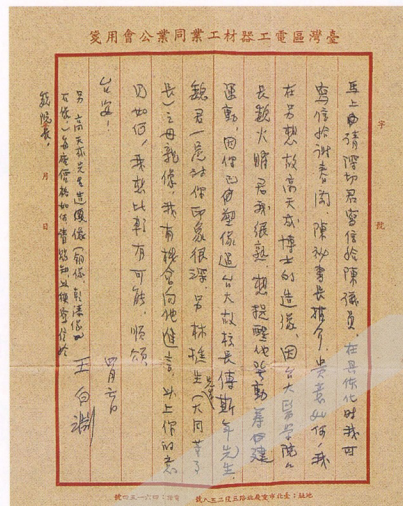
●他的幾位好友如王井泉、王白淵、張星建、莊垂勝、張耀東、黃國華、詹紹基等人，了解他不愛攀附權貴的性格，也深愛他的藝術才華，或者介紹富豪名士讓他塑像，或者組成後援會。後援會是募集會員，每月固定繳費；將陳夏雨作品「聖觀者像」，以標會方式提供給會員。總之，希望幫助他解決生活經濟問題。

●陳夏雨曾說：「其他的藝術家都有賺錢的能力，只有我沒有……。」儘管後援會不一定發揮實質功能，但是所有朋友的好意，給予他極重要的精神支持。

●當時任職《新生報》記者的王白淵，早年留學日本時進東京美術學校，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藝術評論，著有《台灣美術運動史》一書。每次省展時，他對陳夏雨作品都有很高的評價，兩人因相知而成莫逆之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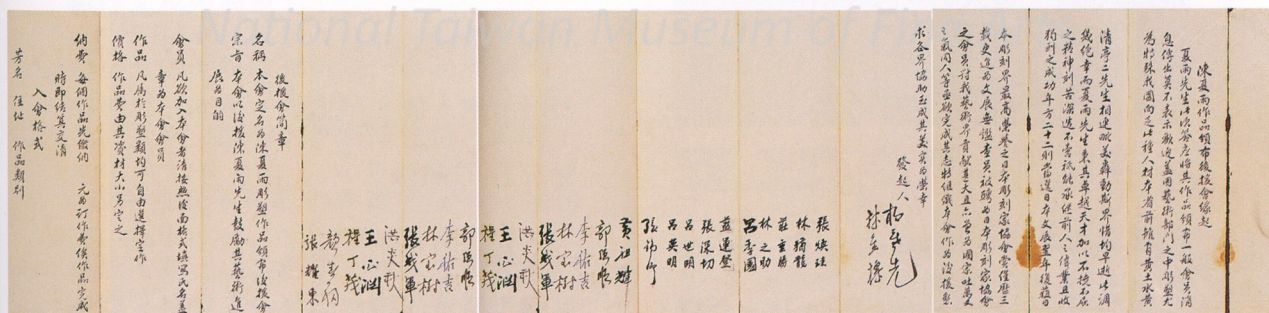
王白淵寫給陳夏雨的信件。



●在往來的信件裡，王白淵這樣寫著：「前兄所說的作品頒布會，若兄能在台北舉行小型個展，請各界名流來參觀，然後在場或會後募集就比較容易……」此信中並探問陳夏雨，在塑過台大故校長傅斯年像之後，是否願意接下高天成博士、林挺生之母等塑像？語氣懇切而尊重。



陳夏雨與好友莊垂勝（右）合影。（約攝於1960年代中期）



陳夏雨作品頒布後援會緣起及簽名簿。



王井泉（左）一家人。

●早期來往信函裡，王井泉的信數量最多，大都是詢問塑像材料、估價、製作所需時日，甚至對象形態。有一封信談到傅斯年塑像問題，建議找傅之友人聊聊並提議塑像戴有眼鏡等等。王井泉人稱「古井兄」，他經營山水亭台灣料理店，經常招待台陽展的畫家。陳夏雨一九三九年返台探親時相識，以後入選帝展、參展台陽展，王井泉皆一再激賞和鼓勵，連結婚儀式、喜宴都由他一手包辦。

●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，陳夏雨經常往返於台中、台北工作，中山北路雅典攝影社的主人詹紹基，特別在樓上加蓋一間閣樓，作為他的工作室。

肖像與公共雕塑工程

●儘管朋友們熱心地引介塑像製作，他並非來者不拒的。他認為肖像不是藝術創作；只是由於對家庭的責任，不得已答應以便維持基本生活所需。

●如果以為，既然如此抱著大筆錢來請他塑像就一定如願，那又錯了。他畢生最痛恨的是那種「挾金錢以為萬能」的人，他在意的是，是否真正欣賞他的作品？是否誠心誠意請他塑像？

●然後，還有一項考量：這對象的臉型、神態有無特色？讓他感受特質的他便動手；否則再好的至親朋友也奈何不了。更明顯的是，任何有時間限制的委託，他一律拒絕。他不願意因為將就時間而「完成」作品。

●最令家人提心吊膽的，莫過於肖像答應交件的前幾天。眼看著分明差不多了，也告訴人家來取了，他卻在前一天因為不滿意而將作品搗毀！於是，藝術家兀自懊惱著，施桂雲想著有一筆收

入，一家人好好生活一陣子的期望也落了空。

●光復以來，隨著政府建設的推展，許多公共的雕塑工程也應運而生，陳夏雨自然成為受器重的專家。一九四七年，台中市政府決定在台中公園與火車站前廣場，樹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全身紀念雕像，並請陳夏雨主持。陳認為這是傳世的藝術創作，僅參考一般資料是不夠的，必須專程到南京謁陵，親瞻國父遺容。這種想法勢必花費相當的時間與經費，然而市政府卻只預定幾個月內就要完成，以致令陳夏雨無法接受。「類此情況積久而生畏，終使他對許多有意義的公共雕塑工程望而卻步。」畫家林惺嶽在文章中寫道。

●一九四七年陳夏雨退出台陽美展，一九四九年又堅辭省展審查委員。他說：「本來我就不喜歡當評審，這不合我的意思。自己追求都來不及，怎麼能去評定別人？所以忍到第三屆才退出。」雖

然在幾篇報導中，有人推測是由於和另一位評審意見不合，他卻輕描淡寫地如是說。

●一個自律極嚴、自我要求極高的藝術家，如何能夠忍受一點點對藝術的不真誠？難以習慣於作品會審中的門派營私和弊端才是根本原因。



陳夏雨 朱氏肖像 1965 樹脂 22×14.5×14公分
(延平中學校長收藏)

六十多歲的延平中學校長，委託作此肖像。動工一、二星期之後，校長看到作品覺得很好，結果陳夏雨一做做了七年。老校長說，再這樣下去，這件肖像會變成遺像。其實做三個月與七年所拿的工錢是一樣的。由此可見即使是委託製作，陳夏雨也是一絲不苟，不肯隨便交差的。



陳夏雨 婦人頭像 約1940年代末 泥塑原模（未完成）24.5×13×14公分
以陳夫人施桂雲為模特兒，大約三十多歲時。所有肖像作品乍看似沒有明顯神情，細看之下則各有所述。陳夫人代表的是家庭主婦為丈夫、子女操持一切的平凡而堅定的容顏。



陳夏雨 少女肖像 1948 銅製 19×19×22公分



陳夏雨 新杉燿肖像 1947 石膏原模 34.8×15.2×18.2公分



陳夏雨 岳父肖像之一 1951 石膏原模 41×22.7×22公分



陳夏雨 王氏肖像（角度一） 1950 石膏原模 31.8×17.3×21.2公分
以雕塑家王水河的哥哥為模特兒，亦屬瘦長尖削臉形，「有個性、造形特殊」是陳夏雨決定是否塑像的關鍵。



陳夏雨 王氏肖像（角度二） 1950 石膏原模 31.8×17.3×21.2公分



陳夏雨 楊夫人肖像
1956 石膏原模
33.3×16.7×20.3公分



陳夏雨 叔父肖像
1957 石膏原模
41.5×19.7×24.3公分



陳夏雨 許氏肖像
1953 石膏原模
28.8×24.3×18.2公分



陳夏雨 岳父肖像之二 1959
石膏原模 40×32.4×22.7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夏雨 詹氏肖像 1954 銅鑄 22×16×19公分

肖像作品中最為知名的，莫過於此作，此為詹紹基之父親肖像。人物臉形瘦削，鼻梁高挺，微蹙的眉宇、八字鬚予人個性剛強之感，眼神、緊閉的唇更顯堅定。藝術家本人很喜歡此件，認為這種面相適合創作。可以說，肖像其實已不是某某人，藝術家只是拿他作為模特兒，表現平凡的各種市民精神，一種生命的飽和感。由此觀點來看，陳夏雨排斥非純粹藝術的、政治的、純宗教的肖像人物製作是很自然了。

製作肖像時的陳夏雨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製作肖像時一面動手，不時看一看大框子內的各角度相片
(攝影／林柏樑／1981)



專注的工作神情。（攝影／林柏樑／1981）

▲作肖像時，對象實際坐在陳夏雨面前一陣子，另外還得拍攝30至40張各種角度、不同神情的頭像照片。陳夏雨將之置放於工作檯前方的大框子內，隨時參考和揣摩。不同神情可能提供某種啟發，他不只是作個「型」，而是要作出對象的某種「味道」；這種「味道」不一定是本人坐在面前時可見到的。另外，工作檯周邊還放置鏡子，有時候他藉鏡子中自己某個角度作為參考。（攝影／林柏樑／1981）



▲各式工具亂中有序地放置於桌上。（攝影／林柏樑／1981）



◀ 女兒陳幸婉和女婿程延平都是年輕藝術創作者，經常拿著各種畫冊和陳夏雨討論。此圖中陳夏雨正觀看東方畫會的畫冊。（攝影／林柏樑／1981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